

《野草》的象征诗学

王吉鹏, 孔 灿

(辽宁师范大学 研究生院, 辽宁 大连 116029)

摘要: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是著名的象征主义作品,其意蕴深厚。《野草》象征主义的表现形式为:暗示性的意象符号、奇幻阴郁的意境和苦闷朦胧的心灵独语。其个性特点为: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寓言性象征,传说的形式。《野草》的象征主义色彩受到了来自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本土文化的影响,经过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关键词:《野草》;象征;诗学

中图分类号:I206.6 **文献标识码:**A **文章编号:**1671-5322(2012)02-0059-05

1927年7月北新书局出版了鲁迅的散文诗集《野草》。《野草》的面世,给人们带来了新的心灵冲击,使人们震撼于鲁迅心灵的深沉矛盾和苦痛,陶醉在鲁迅用象征手法构建的奇幻阴郁、苦闷荒诞的艺术世界之中。关于《野草》的象征主义,李素伯称《野草》为“神秘的象征的”散文诗,朱自清认为“在《野草》里比在《狂人日记》里更多地用了象征”,美国学者哈南则指出了鲁迅与文艺新潮中的象征主义的关系:“他喜爱与象征主义有瓜葛”的一些作家^[1]。前人的这些只言片语启迪人们要解读《野草》深刻的内涵,就要抓住主要的艺术特征——象征诗学,解剖其个性化的表现,探寻其根源。

一、《野草》象征诗学的表现形式

象征主义作为法国文学史上的一种流派和文学思潮,出现于1886年。年轻诗人让·莫雷亚斯在《费加罗报》上发表了一篇文学宣言,主张用“象征主义者”来称呼当时的前卫诗人。这份宣言标志象征主义流派的诞生。欧美象征主义主要表现在诗歌创作和戏剧创作中。《野草》在艺术上的最突出特色就是它的象征性,关于这一点,鲁迅自己也说过“因为那时难于直说,所以有时措辞就很含糊了”^[2]。《野草》的表现形式为:暗示性的意象符号、奇幻荒诞的意境和苦闷朦胧的情绪表现。

1. 暗示性的意象符号

波德莱尔对象征艺术的一个重要要求,就是“创造一种暗示”。鲁迅作品中的暗示,主要是靠对意象的巧妙运用,这正是鲁迅象征诗学的暗示性的意象符号。意象实质上是诗人主观情思和生活外在的物象的统一,即主观的“意”与客观的“象”的水乳交融。意象的本源,就与象征密切相关。得益于鲁迅深厚的美术修养和音韵学方面的直觉,他所创作的多数意象都有强烈的视觉冲击力和声音联想效果。作为中国新木雕运动的一个理论领袖,鲁迅在美术方面的成就已经得到公认,他很早就接触到印象派的绘画艺术。我们有理由认为,鲁迅至少间接地感染上了梵高的色彩风格。两人都偏爱暗夜的意象,这绝不是巧合。鲁迅暗夜主题的描写完全能转化为梵高式的图绘,看到《秋夜》中夜空下的枣树总是令人想起《星空·丝柏和教堂》。鲁迅捕捉到寂静的声音和黑暗的秘密,他智慧地把“奇怪而高的品质”赋予寂静—黑暗。这世界的上面是以“夜的天空”为主体和这世界的下面是以枣树为主体的两个意象群。这两组意象的斗争构成了世界的全部,天空的“冷眼”和小粉红花们的瑟缩发抖、枣树的抗争,暗示了这个象征世界的深意。雪是一个传统的象征意象,它的含义被无数歌吟雪的古典诗歌确定在高雅、飘逸的范围。但是雪在鲁迅的笔下则表现出了一种悲观主义的品质。雪总是与死亡、孤独、凄凉的

收稿日期:2012-05-04

作者简介:王吉鹏(1944-),男,江苏东台人,教授,研究方向:鲁迅和中国现当代文学。

心绪联系在一起。《雪》中包含两个明显的意象：“江南的雪”和“朔方的雪”，构成了一个象征世界。“江南的雪”带来了春天的芬芳，带来欢乐的气息，带来了温馨的抚慰，是作者逃避孤独寻求温暖滋润的地方；“朔方的雪”则是一种对壮美的思慕、对斗争的渴求、对孤独桀骜的深刻体验的象征。这虚实结合的景物描写使作者复杂的情怀得以象征化的表现出来。鲁迅说：“《腊叶》，是为爱我者的想要保存我而作。”^[2]《腊叶》里唯一的意象是一枚“独有一点蛀孔”的病叶。这腊叶表达了爱我者的赤子之心和我终将辜负所爱的悲凉。

2. 奇幻荒诞的象征意境

《野草》中有的通过象征性的自然景物和氛围构成一种象征世界，暗示作者思想和情绪，如《秋夜》、《雪》、《腊叶》等。有的通过编造幻想中的真实与想象纠缠的故事，构成想象的世界，传达自己的哲思，如《求乞者》、《复仇》、《复仇（其二）》等，里边有真实，也有很多想象。有的则是用完全非现实的、荒诞的“故事”，传达或暗示自己的旨意，如《影的告别》、《死火》、《狗的驳诘》、《失掉的好地狱》、《墓碣文》、《死后》等。这些作品中大都布置于奇幻荒诞的意境之中，表现为梦幻的形式。《野草》中有近三分之一的篇章写了梦境，作家通过离奇的梦幻来抒写他那独特而又真切的艺术感受。弗洛伊德认为，梦是被压抑的性欲的改装，文艺就是作家的白日梦；厨川白村则认为：文艺“就是和梦的潜在内容改装打扮了而出现时，走着同一的径路的东西”^[3]，如此看来，文艺作品里梦幻本身就是象征。例如，《好的故事》里编织的美丽的梦境，最后梦中整幅凌乱成碎片的影是理想与现实的冲突和理想最终破灭的象征；《死火》中阴冷的梦境，青白的冰谷，即将冻灭的死火则是其外冷内热炽热情感的象征；《狗的驳诘》中梦境荒诞不经，但也是现实生活中人的趋炎附势，势利成性的真实写照的象征；《失掉的好地狱》梦中阴森、恐怖的地狱图景象征黑暗依旧每况愈下的社会；《墓碣文》则是作者无情剖析内心揭露其黑暗和虚无的象征化；《颓败线的颤动》中两段梦境是对忘恩负义者的诅咒，是对他们的决绝复仇的象征；《死后》则是对现实社会各种丑恶嘴脸的深切感知的象征化。鲁迅巧妙地利用了梦幻的象征方式，表达了自己的感情体验，以象征来折射出心灵的伤痛。

3. 苦闷朦胧的心灵独语

鲁迅是一位风格多样的作家，他不仅有着匕首般的犀利辛辣，幽默机智的杂文所表现的“鲁迅风”；有着《朝花夕拾》般自然率真、任心闲谈的“闲话风”；还有着《野草》式的拷问自我心灵深处的矛盾和焦灼，在黑暗迷茫的时代孤寂探索的苦闷内心“独语”。在那个忙于短兵相接的年代，经常被拖入各种“围剿战”的鲁迅是不被理解和接受的。从无爱的婚姻带来的苦行僧的生活，到兄弟失和使之痛苦彷徨，从“青年必读书”事件受到的一系列冷箭，到女师大运动和“三一八惨案”与军阀及其帮闲与教育界代理文人的论争，他总是寂寞的。作为时代的先行者，鲁迅注定是要苦闷寂寞的，他艰难前行，在坎坷的道路上他需要疏导排放这种不良情绪，《野草》就是这种情感的见证和宣泄，是“一部最典型、最深刻的人生的血书”^[4]、“是先生当时的孤独情怀，矛盾心理、探索战斗走着人生长途的思想诗意的体现”^[5]。它直接说出了鲁迅真正所想，表现出只属于鲁迅自己的黑暗阴冷的思想和人生体验，直指灵魂的最深处，揭示出鲁迅的个人生命的存在。因此，当鲁迅创作《野草》时，他是和读者产生距离，创作一个陌生的世界；需要的是无碍地在自己的心灵世界徜徉、独语，排除干扰，直指灵魂深处，捕捉微妙的难以言传的感觉，进行更高深的哲理思索，创造出一个与现实相对立的，灵魂升腾的另一个世界。因此《野草》的创作，最大程度地发挥了作者的想象力，大量运用象征主义的手法，艰涩隐晦地创造出一个陌生化的艺术世界。于是，有了“奇怪而高的天空”、“映着许多蛊惑的眼睛”，有了“梦”的朦胧奇谲，“鬼魂”的阴森神秘……。另外，作者之所以运用象征手法，和现实环境也是分不开的。因为当时社会的黑暗，有些话不能直说，所以只能把辛辣的讽刺、无情的批判隐藏在象征的手法中曲折的表达出自己的所思所想。

二、《野草》象征诗学的个性特点

鲁迅在《野草》中“拿来”了当时西方盛行的“象征主义”，把外国的和中国的放在一起，带来了新形式的出现，形成了自己的象征诗学体系，使《野草》呈现出融合了现实主义的象征主义特征。

1. 象征主义与现实主义的融合

鲁迅的创作首先是为了开启民智，鞭挞痼弊，立国立民的，所以他创作的基点从一开始就在中国

国现实社会以及民生状态上。可以说他创作首先是主题内容上的现实性,然后是表现手法上的象征性。这个世界既是写实的,又是象征的,用象征来写实,是鲁迅象征诗学的不可忽视的一道风景。

用象征来写实要求作家通过一个象征世界来反映现实世界,以求取一个更广大更深刻的真实。《影的告别》一开始把如椽大笔伸入到沉睡的梦中,模糊了对时间的真实感受,但其中充满矛盾的复杂的内心世界及其艰难曲折的历程、感情起伏的跌宕描写得准确细腻,清晰动人,借“影”的独白来直接抒发诗人的真实的思想情绪,对于现实世界的执着,彷徨于明和暗之间的苦闷,承受着黑暗与虚无的重压,以及想与黑暗做绝望抗争的决心,等等,形成了一种既有飘渺的幻境,又有真切感受;既表达了作者这一时期的思想情绪,又是鲁迅用惊人想象力创造出的独特奇谲的艺术形象;形象幽深而不神秘、曲折多姿但不纷乱的艺术境界。《好的故事》也是写梦境,但是山阴道的旖旎风光是那样的绚烂、明丽,相映成趣,虽在梦中,却给人以真真切切的色感和质感。狗作为艺术形象,在鲁迅的作品中时常出现,在《论“费厄泼赖”应该缓行》那篇著名的杂文中,鲁迅以尖锐泼辣的笔触描写了几种类型的狗,特别是叭儿狗的形象尤为引人注目。《狗的驳诘》中出现的狗的形象,显然是对所谓“正人君子”的辛辣嘲讽,是作家对现实生活中丑恶现象的厌恶之情在梦中的真实折射和宣泄,充分显示了作者的现实主义与象征主义完美结合的匠心独运。

2. 寓言性的象征

中国有着丰富的寓言,自先秦开始我国就有哲思性很强的寓言,庄子就是一位寓言大师,“寓言十九”就是一个很好的例子;我国古代寓言,一般都短小精悍,幽默深刻,只用寥寥数语就能勾画出情节生动,人物鲜明的画面,揭示出深刻的道理。鲁迅对象征形式的理解是传统的,对寓言的运用是娴熟的,《野草》中寓言性质的散文诗有《复仇》、《过客》、《立论》、《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立论》是一篇寓言性质的散文诗,作者借助梦境虚拟了一个简单而极富讽刺意味的故事,自己向老师请教立论的办法,老师讲了一个寓意很深的故事:为一家生的男孩庆满月,说假话的人得好报,说真话的人反而要被打死。作者的创作契机由某一类人物的行为引起,嘲讽鞭打这种哈哈主义者,批判以谎言为真实的罪恶社会现实,犀

利地画出了中庸哲学的绝妙画像。《聪明人和傻子和奴才》是一篇刻画人物为主的寓言式的散文诗,作品通过简练的情节,性格化的对话,塑造了三个典型人物,来揭露聪明人的欺骗性,奴才的奴才主义,歌颂傻子敢于抗争的革命精神。单纯的情节,简单的人物,把故事和现实拉开距离,更抽象,更好的寄予了作者的想法,寓言的基本情节是当时社会上的三类人之间的对话。三个人承载着明显的符号化标签:从聪明人身上我们能看到伪善者,从傻子身上我们能看出执着的革命者的影子,从奴才身上我们看到了不觉醒的愚民。符号化也是象征作品的需要,现实的气氛越稀薄,象征的世界就越清晰,寓言的范围也就越广。

3. 传说的形式

传说是最早的口头叙述文学之一,由神话演变而来又具有一定的历史性的故事,包括宗教传说、神话传说和民间传说。鲁迅认为,神话是初民对自然的解释,是最初人民观念的意象化和象征化,后来他把这一见解扩展运用到传说中。传说虽然在《故事新编》中应用较为集中,但是《野草》中的部分篇章对这类象征形式亦有很好的体现。鲁迅在写完第一篇《复仇》之后,心中深痛的诗情意犹未尽,于是,由生活象征的国土迈向了历史传说的领域。《复仇(其二)》取材于耶稣受难的故事。根据基督教“圣经”中《新约全书》中的《马太福音》27章和《马可福音》15章的大略记载,耶稣基督在耶路撒冷传教之时,被门徒犹大出卖,受捕获,被钉死在十字架上。耶稣是救世的先觉者的象征,鲁迅从这个意义上非常同情和尊重为人民的幸福而牺牲的耶稣。但是为了达到批判群众麻木状态的目的,鲁迅根据自己的需要对原材料进行了取舍,省略了原材料中关于祭祀长、长老、文士共同商议要如何治死耶稣,把耶稣交给巡抚彼拉多审问和最后处理的详细过程,而是在篇首以简略的语言交待了“兵丁们”(庸众的象征)对耶稣的侮辱,增加了关于耶稣内心对群众复仇及悲悯情绪的渲染文字,着重从耶稣和钉杀“人之子”的庸众之间的关系,写了庸众拿“残酷”做娱乐,拿“他人的苦”做赏玩的麻木,和耶稣对这些麻木者的悲悯与诅咒,与“渴血的欲望”决裂复仇的情感。作品构建了一个意蕴深远的象征世界:拯救人们于苦难的反而被人们所遗弃。

三、《野草》象征诗学的渊源

《野草》是一部“拿来主义”的典范。深具现

代意识的鲁迅,面对五四时期纷至沓来的各种西方文艺新思潮,他不仅是勇敢的先行者,而且是个强有力的实践者。鲁迅的象征诗学受到了来自法国、俄罗斯、日本以及本土文化的影响,经过继承和发展,形成了自己的独特风格。

1. 十九世纪法国象征主义的渊源

《野草》的创作,主要取法于外国文学,它对外国文学的借鉴远远多于对中国文学传统的继承。象征主义文学起源于十九世纪的法国,波特莱尔是法国象征主义诗歌运动的先驱。对于这样一位重要的作家,善于汲取“异域的营养”的鲁迅,是不会不予以特别关注的。鲁迅在写作《野草》之前和写作之初,已经阅读和翻译过波特莱尔的散文诗及其相关评价。鲁迅的早期生活和他写作的《野草》前后的思想情绪,与波特莱尔的生活经历和思想性格,有许多相似之处。可能正因为这种相似,才导致了这两位个性独特,才华出众的作家,在创作气质、创作风格、乃至创作方法等许多方面,都存在着不可思议的相通之处。波特莱尔歌唱死亡,歌唱坟墓,歌唱恋人死尸上的蛆虫。鲁迅对死亡有着强烈的自觉,他作品中的意象以丰富的变异来展现死亡的主题,《野草》中有一系列死亡的意象:“野草的死亡与腐朽”、“死火”、“地狱”、“死尸”、“坟”……这是鲁迅不相信有所谓的“黄金世界”,更是象征对生的觉醒,在绝望之中做殊死抗争。此外,两人都是运用象征手法来袒露心灵的孤独,在黑暗中追求各自的理想,探索人生的意义,在深刻的清醒和伟大的孤独中剖析自己的灵魂。如《恶之花》中的花,恶之为花,其色冷艳,其香浓远,其态俏诡,它绽开在地狱的边缘。波特莱尔用奇特的想象,象征的手法淋漓尽致地描写了资本主义社会的糜烂,反映了没落资产阶级的精神苦闷和追求。《野草》中的野草,根本不深,花叶不美,是一束废弛在地狱边缘的惨白色小花。也是鲁迅的心灵独白,是鲁迅真实精神写照,其目的则是暴露封建礼教的黑暗本质,对人精神的疗救,意旨显然是更加深远的。

2. 十九世纪俄国象征主义的借鉴

俄国的象征主义作品,以主观变形来构造它的作品,或者用超验的空想方式绘制自己憧憬的世界,或者用音乐性来烘托奇异深邃的内心感受,亦或从偶然现象的隐秘处发现整体事物的本质性联系。这些尝试以其新奇独特的艺术手法,拓展了文学艺术的审美视野和审美体验,把文学艺术

带到一个幽深迷幻、发人深思的象征境地。安特莱夫是鲁迅所深爱的俄国作家之一,他曾先后翻译过安特莱夫的短篇小说《漫》、《默》、《黯淡的烟霭里》、《书籍》和长篇小说《红笑》的一部分。鲁迅早年曾称赏安特莱夫说“其文神秘幽深,自成一家。”^[6]“安特莱夫的创作里,又都含着严肃的现实性以及深刻和纤细,使象征印象主义与写实主义相调和。俄国作家中,没有一个人能够如他的创作一般,消融了内面世界和外面表现之差,而现出灵肉一致的境地。他的著作是虽然很有象征印象气息,而仍然不失其现实性的。”^[7]用象征来写实,是鲁迅从安特莱夫那里吸收到的象征诗学,这个世界既是写实的,又是象征的,是一个用象征来写实的世界,这是安特莱夫和鲁迅所共同追求的。鲁迅的许多象征作品都明显地体现了这一特点。

3. 日本象征主义的熏陶

对于日本象征主义,鲁迅主要受到厨川白村的影响。鲁迅翻译完《苦闷的象征》正是《野草》着手创作之时,鲁迅称赞此书是“多有独到的见地和深切的会心”,“非有天马行空的大精神即无大艺术的产生。”《苦闷的象征》中的理论指导给了鲁迅很多象征主义方面的启发。这本书一个基本主张是“生命受了压抑而生的苦闷懊恼乃是文艺的根柢,而其表现手法乃是广义的象征主义”^[8]。厨川白村认为一切文艺都在使用“广义的象征主义”,象征主义表现手法中体现的作家的个性,绝不是作家的小我,而是真生命。象征主义作品的成功在于客观与主观统一,理想与现实统一。鲁迅在创作《野草》时正经历思想的苦闷期,因憎恶社会上看客的精神麻木作了第一篇《复仇》;为了批判旧的人情世故,对中庸哲学做无情嘲讽,作《立论》;有感于爱我的人想要保存我之心作《腊叶》……这些来自于现实生活的感触,受了象征化,外化成语言,成就了《野草》作为鲁迅的精神苦闷象征化了的“大艺术”。

4. 受本土象征手法的滋养

鲁迅曾以诗意的视角关注过中国象征的使用。周作人说过:“象征是诗的最新的写法,但也是最旧,在中国也‘古已有之’,这是外国的新潮流,同时也是中国的旧手法”^[9]。鲁迅在《<绛洞花主>小引》中说:“经学家看见《易》,道学家看见淫,才子看见缠绵,革命家看见排满,流言家看见宫闱秘事。”从多义性角度来说明了《红楼梦》

的象征性。在《脸谱臆测》中发表了中国戏有无象征的看法,“脸谱,当然自有它本身的意义的,但我总觉得并非象征手法”。中国传统象征方法,无论是“香草美人”的书写,还是“寄情山水”的寄托,象征创作的审美品格总是阴柔的。鲁迅的象征创造一反柔靡之风,走向了刚强峭拔,完成了中国象征从优美到崇高的转变。《野草》中“一无所有的干子,却仍然默默地铁似的直刺着奇怪

而高的天空,一意要制他的死命”,坚韧挺拔的枣树,要与黑暗做绝望抗争的影,“沉湎于大欢喜和大悲悯中”对麻木愚民做决裂的复仇的人之子……传统象征中那种失望,追忆,再失望,再追忆的抒情方式,已被鲁迅象征中的疯狂、荒诞、悲凉等复杂的情绪所取代。鲁迅正是以其“拿来主义”的恢弘气魄,融会贯通,形成了自己独有的象征诗学体系。

参考文献:

- [1] [美]帕特里·哈南.鲁迅小说的技巧[C].国外鲁迅研究论集.乐黛云编.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1981:92.
- [2] 鲁迅.二心集·《野草》英文译本序[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65.
- [3] [美]李欧凡.野草·希望与绝望之间的绝境(上)[J].鲁迅研究月刊,1991(1):14-17.
- [4] 阿英.现代十六家小品·鲁迅小品序[M].天津:天津古籍出版社,1990:342.
- [5] 范培松.中国现代散文史[M].南京:江苏教育出版社,2008:164.
- [6] 鲁迅.杂识·鲁迅译文集第1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154.
- [7] 鲁迅.黯澹的烟霭里·译者附记·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201.
- [8] 鲁迅.苦闷的象征·引言·鲁迅全集第10卷[M].北京:人民文学出版社,2005:301.
- [9] 周作人.谈龙集·扬鞭集·序[M].石家庄:河北教育出版社,2011:5.

"Wild Grass" Symbol of Poetics

WANG Ji-peng, KONG Can

(Liaoning Normal University, Dalian Liaoning 116029, China)

Abstract: Luxun's prose poetry anthology "Wild Grass" is a famous symbolism works, which meant that the abyss. "Wild Grass" symbolism in the form of: implied image symbols, fantasy gloomy artistic conception and anguish hazy emotions. The individual character characteristic for: symbolism and realistic fusion, fables sex symbol, the form of legend. In "Wild Grass" symbolism by color from France, Russia, Japan and the influence of the local culture, through inheritance and development, and has formed its own unique style.

Keywords: "Wild Grass"; symbol; poetics

(责任编辑:李开玲)